

旧时光里的纯真与欢乐

尹尧

童年，是每个人记忆深处最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。对于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贫困农村的孩子而言，尽管当时物质相对匮乏，缺衣少食是生活常态，但我们的精神世界却充实而丰富。那些自己动手制作各种玩具的经历，在草丛中追逐蚂蚱的快乐，在树洞里探寻鸟窝的好奇，在麦场上尽情滚铁环的畅快，在涝坝里嬉水的欢乐、以及跑几十里路去看电影的兴奋……至今仍让我魂牵梦绕，难以忘怀。

那时家里穷，没钱买玩具，我便发挥自己的创造力，自己动手做。泥巴是做玩具的绝佳材料，一块小小的泥巴，在我们手中能玩出诸多花样。最常见的，就是用泥巴捏小猫、小狗、小人。几个小伙伴围坐在一起，同时动手捏，最后把作品放在一起，兴致勃勃地比赛，看谁捏得最像。有时，我们还会模仿大人做饭，用泥巴学做花卷、包子，擀面条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把泥巴捏成大小不一的凹形，然后用力朝地上摔，也是我们常玩的游戏。泥巴摔在地上，能发出清脆的响声，巨大的气流会形成一个喇叭状的开口。我们常常以响声的大小和喇叭口的尺寸来评判谁更厉害，小小的游戏里，充满了童真与竞争。

除了玩泥巴，我还学会了自制弹弓。最初，找一个“Y”字形的小木棍，绑上两根橡皮筋，一个简易的小弹弓就做成了。不过，这种弹弓只能打用纸条折起来的子弹，射程不远，命中率也不高，玩起来总觉得不够过瘾。后来，我用粗铁丝拧成弹弓架，用自行车的旧内胎做皮筋，如果能找到点皮革做弹夹，那便是一个相当漂亮且威力更大的弹弓了。用这样的弹弓，不仅可以打麻雀，运气好的时候甚至能打兔子。但这种“厉害”的弹弓，常常会被母亲没收，她担心我一不小心打伤别人，闯出大祸。

后来，玩枪的热潮兴起。一开始是用木头

削成枪的形状，后来技术升级，用粗铁丝做成枪架，用自行车链条做枪膛，还配备了枪针和扳机。装上从火柴头或者鞭炮里取出的火药，扣动扳机就能打出火花，响声也像真枪一样，玩起来别提多带劲了，让我们这些小男孩过足了“枪战瘾”。

我们这群孩子还热衷于自己动手制作乐器。比如把一块土疙瘩削成圆球，用胶泥裹起来，等凝固后划一条缝把土球取出来，再把细缝合严，扎上三个小孔，晒干后就制成了一个能吹响的乐器，我们这里叫“哇呜”，它和古时候的“埙”有着相似之处，能吹出简单而独特的音调。

春天，当树木发芽，柳树枝条嫩绿时，我们会把柳树枝条从树上剪下来，截成小段，轻轻扭一扭，把木质部分抽出来，用指甲或小刀把管状部分的一端削薄，就能吹出好听的声音，我们称它为“咪咪”。如果“咪咪”的管子粗一点，还能在上面打几个孔，做成类似笛子的乐器，吹奏出完整的曲调，给我们的童年增添了不少乐趣。

对小孩子来说，爱玩水几乎是一种天性。我们生活在干旱区，没有小溪流，水显得尤为珍贵。村里挖了几个涝坝用来蓄水，供人们洗衣服和生产队里的牲畜饮用。每年夏天，我都跟巴巴地盼望着能下几场大雨，让涝坝蓄满水，因为那时涝坝就成了我们的玩乐天堂。

村里的涝坝面积不大，水也不深，最深处不超过1米。涝坝四周栽满了杨树和柳树，高大挺拔，郁郁葱葱。我和小伙伴们常在涝坝边上玩泥巴，爬上柳树折下枝条扭“咪咪”，快乐无比。趁大人们上工不注意，几个调皮的男孩子会脱得赤条条的，扑里扑通跳进涝坝打水仗，学狗刨、练憋气，把一涝坝水搅得浑浊不堪，让在涝坝边洗衣服的人无从下手，而我们却在水里自由自在地追逐嬉闹。可正当我们玩得兴高采烈时，不知谁喊

一声“大人来了，快跑”，大家便手忙脚乱地从水里爬出来，来不及穿衣服，就飞快地钻到大树后面躲起来。

父母收工回来，听说我们在玩水，都十分担心，顾不上回家做饭，连忙跑过来寻找。尽管我们跑得很快，但谁家孩子的衣服父母都认得。大人们提着各自孩子的衣服，骂骂咧咧地揪着我们的耳朵，把我们从树丛里赶出来，免不了扇几个耳光。可我们却乐呵呵地赶紧穿上衣服，脸上的泥巴还没擦干净，一道道的，还偷偷做个鬼脸，互相打着手势约定下次再出来玩的时间。

对于长期生活在偏僻农村的孩子来说，看一场电影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享受。那时的电影，在我们眼中简直神奇无比。记得我第一次看电影时，总怀疑银幕上的人物是从背后走出来的，于是偷偷跑到银幕背后去看，结果发现除了画面方向相反，和在前面看并无区别。

我们对一场电影的期待，远远超过了现在对一场盛大文艺晚会，甚至是春晚的期待。村里只要一有放电影的消息，整个村庄都会沸腾起来。小伙伴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喜悦，一见面就互相打听：“今天晚上放电影，知道么？”“知道哩。”“看去么？”“当然要去啊！”谁都不愿错过这场难得的精神盛宴。

最早看的电影大多是革命样板戏，像《白毛女》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红色娘子军》等。后来有了许多战争片，如《英雄儿女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等，还有农村题材的《金光大道》《青松岭》，工业题材的《创业》。再后来，反特片也陆续出现，像《羊城暗哨》《秘密图纸》《黑三角》等。那时全公社只有一个放映队，新片子一来，往往是这个村子放映完紧接着到另一个村子放映。我觉得看一遍不过瘾，就和一些大一点的孩子跟着放映队辗转到另一个村去看，有时跑几十里地也



心甘情愿，等回到家时天都快亮了。有些片子我看了不下十几遍，一些经典台词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在众多电影中，《闪闪的红星》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。那时我七八岁，脸上胖嘟嘟的，大家都说我长得像电影里的“潘冬子”，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我央求父亲给我买了一顶红军帽，在上面别了一颗红五星，还削了一把木头手枪，整天神气活现地和小伙伴玩打仗游戏。每次一抓到对方，就大声喊道：“我是红军战士潘冬子，缴枪不杀。”

有一次，我看到当饲养员的堂哥正在给牛添饲料，便悄悄地跑到他后面，用木头手枪顶住他的后背，喊道：“举起手来，缴枪不杀。”堂哥吓了一跳，转回身看到是我，笑着一把抓起我头上的帽子，顺手扔到牛槽里，没想到被牛伸出舌头卷到嘴里嚼了起来。看到心爱的红军帽被牛吃了，我急得哇哇大哭。堂哥一看也着急了，赶紧捏住

牛鼻子把帽子从牛嘴里拽了出来。好在牛的牙齿不锋利，帽子没被咬坏，但为此我好长时间一见堂哥就远远躲开，对他不理不睬。

除了爱看电影，我还特别喜欢看小人书。那时的小人书也叫连环画，封面大多是彩色的，内容以绘画的形式讲述，有历史人物故事，也有战争故事，还有不少是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，图文并茂，十分引人入胜，让我深深着迷。

那个时候，小人书并不多见，有一本小人书就如同拥有了一个宝贝。有时为了看到别人新买的小人书，我甚至不惜用自己珍藏许久、舍不得吃的糖果去交换。

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《三侠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等历史故事，以及雷锋、黄继光、邱少云、董存瑞等英雄人物的事迹，通过小人书走进了我的内心世界。正是这一册册小小的小人书，陪伴我度过了纯真的童年时代，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，也让我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流浪的春天

文言

母亲很是困惑，问我：“干啥呢？门框上有花吗？”

“没有”，我嚼着饭含糊其词地回答着，“闻味儿，闻春天的味儿。”

母亲一脸“读书读傻了”的问号看着我。父亲保持住一家之主的稳重，一言没发。

门楼子经风沐雨、日晒雪融，横梁熬干了自己的粗壮，腰身看着那么纤细，有点撑不住长出了荒草的房盖。房盖的瓦片也是补丁摺着补丁，没有几个好瓦片。门垛子也歪了，裂着很大的缝隙，我每次看到就会想起弥勒佛的笑脸。

虽然父亲当时壮志没成，但是门楼子终究是他的倾心之作。也许是我一直盯着父亲一梁一木盖起来的劳动结晶，所以，父亲对我还是有着忍耐的，保持着一家之主镇定的风范，一直没有搭理我。

蹲了几天，我觉得春天味道更浓了。同时，我感觉到父亲内心升腾着热烈的火焰随时可能会烧到我的身上。

“门楼子要塌了”，我讨好地跟父亲报告。

父亲没有直接回应我，而是用一脚表明了他的态度。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，我撇撇叫了两声，捂着屁股一蹦三跳地跑了。我知道不跑，不是一脚，肯定是连环踢。接下来十来天，我没敢去花墙子上蹲着，一个是屁股确实疼，另一个比较怵父亲的骂骂咧咧。

炮仗捻子着了几天后，父亲还是套上车去拉土了，开始加固门楼子门垛子，换房盖上的瓦片。拉土的时候，我跟着卒一起去。路边的榆钱已经爬满了枝头，我爬上树，撇了几杈子，回家

母亲还给做了榆钱汤。

修葺门楼子的时候，我帮着和泥、递瓦。其间，我还问父亲：“为啥不拆了重新盖一个门楼子？大门也该换换了。”

父亲没有直接回答，悠然地抽着烟。我回头望着他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他捻烟的手有点抖，打火机点烟烧锅点了三四下。他迎着阳光眯着眼睛看看门楼子，用右手撑着地，起了两下身子，才站起来。“老了。”他自语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个词还是第一次从父亲这里听到。我从没想过父亲会老，这个词在我对父亲的修饰语中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。我心头一酸，赶紧低下头去干活儿。

快要修完的时候，父亲说：“再盖，就是你的活了。支门过日子，门楼子很重要。”我明白父亲的意思，但没敢接话。

后来，我考学走了，终究也没有盖门楼子。

去外地工作后，父亲几次要重新翻盖，我都坚决没有同意。最后，门楼子自己实在撑不住，主动放弃了屹立的姿势。门楼子没有盖，换了一个推拉的铁大门”。

又是一个春天，我和父亲闲聊时说到了盖门楼子的事。父亲说：“一个门楼子，就是一个家的形象。现在你们哥俩就是咱们家门楼子，不用再盖了。”我自鸣得意呵呵笑着，回忆起修门楼子时父亲的样子。

他老了，但是他像门楼子一样一直兢兢业业地守着家，守护着我们。他完成了耕，我完成了读，也让我孩子在他的春天里完成他的世家故事吧！

腾空而起，弥散在老屋子的角角落落。母亲舀起米糊，让米糊从铁釜顶部顺坡流淌，米糊边淌边被釜底的炽热烘烤，也就乖乖地、均匀地附着在铁釜圆顶形的釜壁上，盖上熬的上盖，再烘烤约一分钟，一张圆润的、金黄酥软的、布满蜂窝状气孔的、香甜可口的美食就出炉了。

每年清明节到来的时候，母亲都会做我们称之为“米黄儿”的特色美食，这也是晋陕蒙一带百姓为纪念介子推而发明的一道“寒食”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，都爱吃。“米黄儿”可热吃也可凉吃，特别是凉凉后的“米黄儿”吃着劲道、可口，香而不浓、甜而不腻。“米黄儿”如果配上一盘地道的猪肉细杂烩菜绝对是美味的农家饭。

母亲离开我们已近二十年了。每到清明节，我都不由得想起父亲和母亲，想起母亲在世时年年为我们做的“米黄儿”，想起母亲做出的“米黄儿”的味道，心里感慨万千、泪眼婆娑。我很喜欢吃“米黄儿”，直到现在也会走进小卖部东张西望，瞅瞅有没有“米黄儿”售卖。偶尔碰到了就买几张回去，但没有母亲的味道。

母亲用过的小石磨和铁釜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。虽然近几十年来，老家的老屋一再翻新扩建，我都不愿丢弃父亲母亲用过的物件，每当看到小石磨和那副已锈迹斑斑的铁釜时，仿佛看见母亲坐在我的面前，哼着小曲，双手开弓，一丝不苟地磨着米糊的情景，仿佛手里端着母亲做的那张让我终生难忘的“米黄儿”，心中是那样温暖、那样幸福……

春来野菜香

左克友

惊蛰到，春风笑，万物勃发的季节到了。春天像中了大奖的彩民舒展柔媚的面容。清晨推开窗，一波暖色呈扇形扑来，天气中跳跃着点点碎光。

走，到田野去，嗅嗅春的新鲜气息。

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，走走停停。大大小小的稻田里裸露着收割机遗留的杰作。一尺长的稻茬东倒西歪，好像给稻田铺上了一层灰黄色的羽绒被。

“试挑野菜炊饭香，便是江南二月天。”春寒料峭，但挡不住绿植向上的热情，那点缀在沟旁溪畔的野蔬正在酝酿生机勃勃的春光。

田间地头，那一簇簇、一丛丛、一溜溜，泛着一点星光的绿意，不就是报春的使者？世界真奇妙，当一种生命隐退时，另一种生命却以另类方式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，给空寂的人间带来生机。冰天雪地里、风寒地冻中，野菜昂着头，咬着牙，躬着身，在地里积蓄力量。一旦春天来到，便迫不及待给大地铺染一道道绿韵。

“三月三，野菜赛灵丹。”记得小时候，阳春三月，春光明媚，大人小孩把火热的目光投向大地上成片生长的野菜上。放学后，挎着竹篮，手持小铲，呼朋引伴地扑向田野。农村人天生就有对野菜无师自通的辨别本领，知道什么野菜人吃，什么野菜猪吃，什么野菜人畜共享；知道什么地方野菜多，什么地方野菜嫩。

喜欢群居的马兰颜色绿油油的，一簇簇，

颜值不亚于当红明星；蒲公英顶着黄花正等候着蝴蝶的光临；蕨菜，大多生长于柴山上，嫩嫩的芽头弯曲，像维吾尔族少女的长辮。可惜我们不懂得怜香惜玉，铲子一挥，就切断了它们登台表演的机会。

每年野菜勃发的季节，我总会邀一两好友，提着方便袋，手持剪刀，走向春光里，在溪畔沟头寻觅绿意盎然的野菜。清风煦煦，阳光融融，青山绿水，景怡人醉。在美好的初春，在开闢的田野，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些钻出地里的——汪汪绿油油的野菜，是它们给大地换了颜色，给人间带来春光。弯腰低头，挪脚摆腿，身子微微出汗，那汗连同心里疙瘩和体内多余的油脂一同淌出，好不舒畅。

回家把野菜洗净，荠菜做把芯，马兰头炒肉丝，蒲公英泡茶，那绿意盎然的野菜安抚了味蕾，也让我们在舌尖上饱览了生机盎然的春光。

春天的野菜有无限的活力，带给人视觉和味觉上的愉悦。低调的野菜俗过，雅过，但它绝不掂量自己的价值，只知道每当万物勃发的季节，它们默默生长，不需人呵护，不求人贴近。

“世间华美无心问，藜藿充肠岂作衣。”望着田间地头青乎乎绿油油的野菜，亲近它的意念爬满了我的心头。

天气暖和了，野菜在轻唤我的名字。我轻装上阵，奔向田野去挖野菜。



米黄儿

韩育森

把新收获的鲜红鲜红的糜子去壳，金黄金黄的米粒儿就堆成了小山。母亲从米山中挖取两大碗糜米，再用竹筛筛了又筛，倒进黑瓷瓦罐里，温水浸泡一整夜。第二天早晨，被浸泡一夜的糜米喝足了水分，一颗颗米粒的“小肚皮”鼓鼓囊囊的。此时的糜米既不能做成米饭，也不能一直被泡下去，它唯一的路径是被小石磨磨成米糊。

我从六七岁起就一直帮父母干各种各样的活，坐在小板凳上，一手掌勺、一手连续转动小石磨是我拿手的活计。那时无忧无虑的我，觉得推这小小的石磨既不费太大的力气，又像是在玩类似陀螺的玩具，那么有趣、那么着迷。

左手将米、水各半的原料缓缓倒入磨眼，右手半掌半松握住磨把儿，连续均匀地转动石磨，就开始了磨制米糊的工作。此时必须要做到手、

眼并用，左右手各司其职、协调配合，既不能让左手“添喂”的原料一会儿多一会儿少，米水比例一会儿稀、一会儿稠；右手必须得跟着左手的喂料速度连续、匀速地转动磨盘，保证磨出的米糊细腻、呈乳糜状，不得有没被彻底磨碎的米粒掺杂其中。这还真是一门细活儿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

母亲把我辛苦一个多小时磨制好的米糊再次倒入瓦罐中，用粗壮的筷子伸进去使劲搅匀，直到米与水合二为一、水乳交融才好。然后用盖子将盛有米糊的瓦罐盖得严严实实，几乎达到密不透风的状态，再用羊皮纸包裹住瓦罐口，小心翼翼地放置在最靠近锅台的土炕上，利用热炕头的温度促使米糊慢慢发酵，自发地生出淀粉酶，产生麦芽糖。

经过三到五天的发酵储藏，金黄的米糊变得柔滑、松软，一股淡淡的米香味儿扑鼻而来。尝上一口，回味悠长的甜味儿沁人心脾。此时的我垂涎欲滴，急不可待，赶紧帮母亲取出铁制的、圆圆的、中间鼓起圆肚皮的铁釜，催促母亲赶紧摊第一张“米黄儿”，好让我第一个吃上这黄澄澄、香喷喷、甜滋滋的美食。

母亲不慌不忙，胸有成竹地把发酵好的米糊搅拌过来搅拌过去，好像搅拌的时间越长越香甜似的。等到铁釜快要冒烟时，母亲才用红葱蘸着胡油均匀地涂抹在釜底，一阵阵诱人的葱油香气